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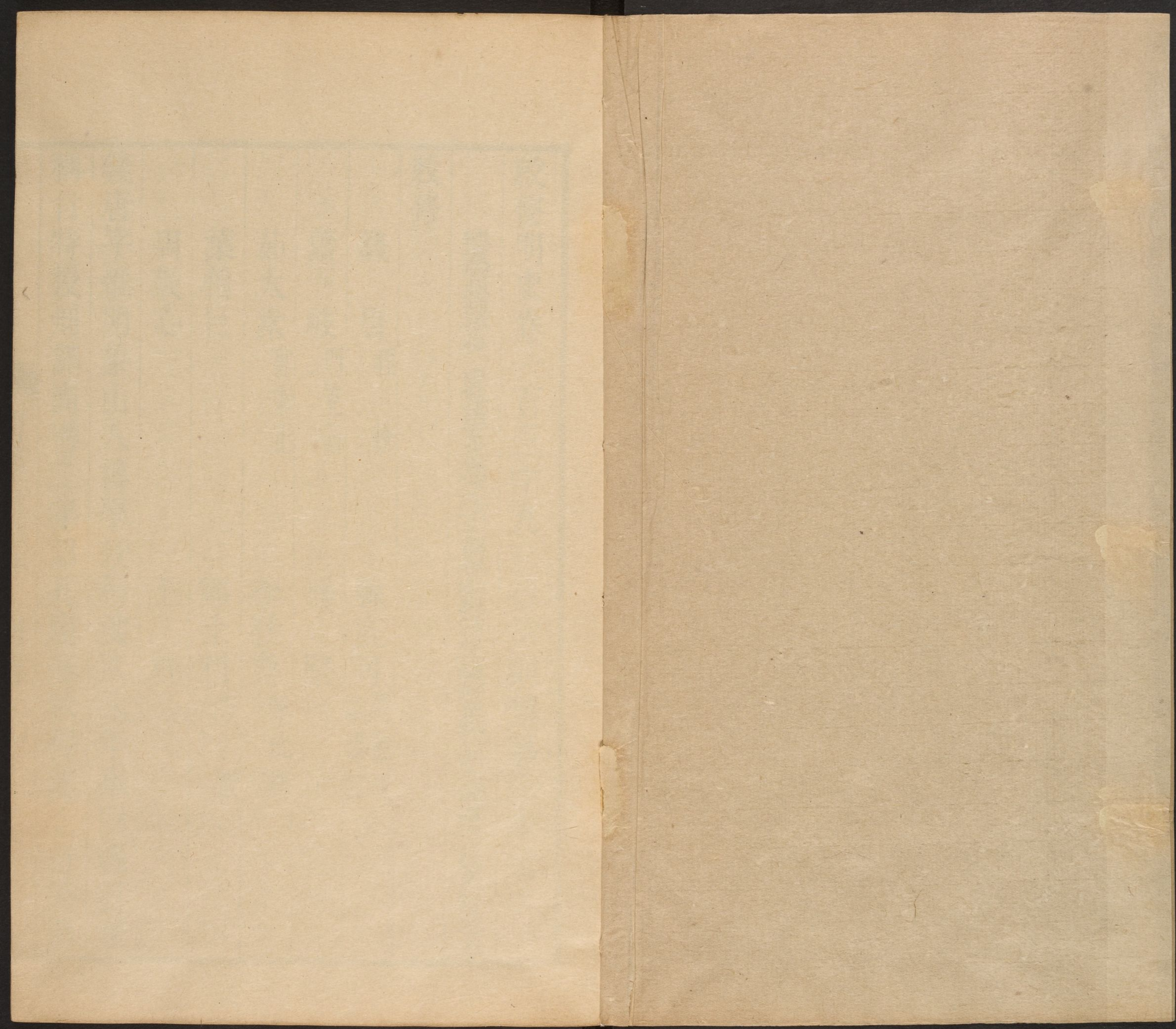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9 1959

T2720 131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敕修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
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
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
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
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
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
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
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

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
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
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
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
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
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
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
鄆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
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
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二十一
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

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卽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

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
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
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
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
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
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
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
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日命兩
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
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

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
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
意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
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
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
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
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
解合爲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
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

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

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

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

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

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旣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爲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汝輝疏言古帝王

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

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陳汝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汝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榦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缺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

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

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

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

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三十三卷 列傳 三十一
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
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况太原
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
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
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
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
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
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
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
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

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
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
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
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
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
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
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
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
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

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

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

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

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旣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月速逮來吾手射之旣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

需吾兄杖出乃言卽死不恨士元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

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鄉舉授給事中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賜白金馳

明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十一
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爲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賦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燾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賦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者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各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刺爾者漁而得之

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

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爲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有

張衡者萬安人朴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奏疏愷切擢禮部侍郎以清慎見褒載於大誥後亦以言事坐死贊曰太祖英武威斷廷臣奏對往往失辭而錢唐韓宜可李仕魯輩抱其朴誠力諍於堂陛間可謂古之遺直矣伯巨敬心以縫掖諸生言天下至計雖違於信而後諫之義然原厥本心由於忠愛以視末季沽名賣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總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軍事加六級張廷壽等奉

敕修

魏觀

陶垕仲 王佑

劉仕貍

王溥 徐均

王宗顯

王興宗 王興福

呂文燧 蘇恭讓

趙廷蘭

王觀

楊卓 羅性

道同

歐陽銘

盧熙

熊賢 倪孟賢

王士弘 敏

青文勝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

運使入爲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
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
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
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攷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
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
南縣旋召爲禮部主事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
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
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
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
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爲天下最明年擢

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張士
誠以蘇州舊治爲宮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
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旣滅之基
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葬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
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
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
恤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
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
仲言臣父昔爲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

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爲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
司憲欲推祿養報生育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
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厓仲清介
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未幾卒官時廣西僉事王佑泰
和人按察使尋适嘗咨以政體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
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适從之廣西稱治
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劉仕貺字伯貞安福人父開元末隱居不仕仕貺少受
父學紅巾賊亂掠其鄉母張氏率羣婦女沉茨潭死賊
械仕貺久之得釋洪武初以供役爲安福丞張禧所辱

仕貺憤益力學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
察司僉事分司瓊州瓊俗善蠱上官至輒致所產珍貨
爲贄受則喜不受則懼按治蠱殺之仕瓊者多爲所汙
仕貺廉且惠輕徭理枉大得民和雖却其贄夷人不忍
害也辱仕貺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謁大慚怖仕
貺待之與他吏等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例降東莞河泊
使渡河遇風歿於水同寮張仕祥葬之鴉磯後有王溥
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來
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
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糧運由海道多漂沒溥至庾

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易以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饌以誣逮下詔獄寮屬餽贐皆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時有徐均者陽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盤踞爲姦邑長至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至吏白應往視莫大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邪不來且誅出雙劍示之大老恐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石榴數枚爲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視械送府府官受賕縱之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以憂去官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致幕中太祖征婺州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命至婺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旣而元樞密同僉甯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合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開郡學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婺也又以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

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時方籍民爲軍興宗奏曰元末聚民爲兵散則仍爲民今軍民分矣若籍爲軍則無民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再遷蘇州擢河南布政使陞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同時有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盜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

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寇嘉興文燧柵內署帥壯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賊就擒諸將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亂者賊也民何罪力止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請籍其家帝曰文燧誠信必不爲姦利且沒於使事可念也勿籍一時郡首以治行稱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與福善撫輯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諭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

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玉田人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爲治嚴明而不可苟有重役輒詣上官反復陳說多得減省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錢英屢陷長官觀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救褒之勞以御酒歲大稔民多逋賦部使者督甚急觀置酒延諸富人勸貸貧民

償辭指誠懇富人皆感動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榜以勵天下守蘇者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賢稱姑蘇五太守竝祀學宮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坐事謫田鳳陽復起爲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遂罷爭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治平恕民悅服焉病免卒卓同邑羅性字子理洪

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有大盜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繫約十日得賊卽盡貸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以充賦秩滿赴京坐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性博學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聞洪武初薦授太常司贊禮郎出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

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

者甫到則同已死矣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
卜之輒驗遂傳同爲神云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
重同同方笞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
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笞竟始遣自是上官
益嚴憚然同竟用此取禍先是有歐陽銘者亦嘗以事
抗將軍常遇春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
燹後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
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
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卽市之
以輸遷知臨淄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

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
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
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
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
常將軍者毋犯也銘爲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
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獲邑大治秩滿入覲卒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爲兗州知府時兵革
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濬河大役竝與熊竭心調度民以
不擾後坐累死熙以薦授睢州同知有惠愛命行知府
事適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

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已知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者又王士弘者知寧海縣靖海侯吳楨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平民台溫騷然士弘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民賴以安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干富室不應遂詣京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

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卽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律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饒州知州郎敏力爲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帝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

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贊曰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併鈔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陸鎰爲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賜內尊降敕褒勞永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

寧遠尉王尚賢爲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靜寧州判元善爲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爲刑部侍郎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敕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齊 泰

黃子澄

方孝孺

盧原質 鄭居貞

鄭公智 劉政

林嘉猷 方法

胡子昭 樓璉

練子寧

宋徵 葉希賢

茅大芳

周璿

卓 敬

郭任 盧迥

陳 迪

黃魁 巨敬

景 清

連楹

胡 閏

高翔

王 度

戴德葵 董鏞

謝昇 陳繼之

丁志方 韓永

甘霖 葉福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
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二十八年以
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
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皇太
孫素重泰及卽位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尋進尚書時
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
謂泰矯皇考詔間骨肉皆不悅先是帝爲太孫時諸王
多尊屬擁重兵患之至是因密議削藩建文元年周代
湘齊岷五王相繼以罪廢七月燕王舉兵反師名靖難
指泰子澄爲奸臣事聞泰請削燕屬籍聲罪致討或難

之泰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布告天下時
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
師分道北伐至真定爲燕所敗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
代將泰極言不可子澄不聽卒命景隆將當是時帝舉
五十萬兵畀景隆謂燕可旦夕滅燕王顧大喜曰昔漢
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其衆適足爲吾資也是冬景
隆果敗帝有懼色會燕王上書極詆泰子澄帝乃解二
人任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景隆遣燕王書
言二人已竄可息兵燕王不聽明年盛庸捷東昌帝告
廟命二人任職如故及夾河之敗復解二人官求罷兵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二十一
燕王曰此緩我也進益急始削藩議起帝入秦子澄言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屢敗意中悔是以進退失據迨燕兵日逼復召秦還未至京師已不守秦走外郡謀興復時購秦急秦墨白馬走行稍遠汗出墨脫或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赴京同子澄方孝孺不屈死秦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子甫六歲免死給配仁宗時赦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脩進脩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惠帝爲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比卽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秦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秦謀秦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明日入白帝會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帥兵襲執之詞連湘代諸府於是廢橚及岷王梗爲庶人幽代王桂於大同囚齊王橚於京師湘王柏自焚死下燕

議周王罪燕王上書申救帝覽書惻然謂事宜且止子澄與秦爭之未決出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又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卽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制人毋爲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乃止於是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屯開平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以弱燕復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軍分駐彰德順德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獻練兵山海關以控制北平皆秦子澄謀也時燕王憂懼以三子皆在

京師稱病篤乞三子歸秦欲遂收之子澄曰不若遣歸示彼不疑乃可襲而取也竟遣還未幾燕師起王泣誓將吏曰陷害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齊秦黃子澄所爲也始帝信任子澄與秦驟事削藩兩人本書生兵事非其所長當耿炳文之敗也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帝遂以景隆代炳文而景隆益無能爲連敗於鄭村壩白溝河喪失軍輜士馬數十萬已又敗於濟南城下帝急召景隆還赦不誅子澄慟哭請正其罪帝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及燕兵漸南與齊秦同謫外密令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四
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爲人告俱被執子澄至成祖親詰之抗辨不屈磔死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其後云楊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歷官袁州知府時致仕匿子澄於家亦磔死二子禮益俱斬親屬戍邊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明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旣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

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脩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

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嵒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嵒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嵒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間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齋壘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并安送燕

軍前間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

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母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

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仁宗卽位諭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萬曆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

孝復子琬後亦得釋爲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一時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旣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原質字希魯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皆被殺公智字叔貞嘉猷名昇以字行皆師事孝孺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賢良舉爲御史有聲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

爲編修尋遷陝西僉事嘗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孝孺間燕之謀實嘉猷發之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榮縣人孝孺爲漢中教授時往從學蜀獻王薦爲縣訓導建文初與修太祖實錄授檢討累遷至刑部侍郎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歷官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教授漢中居貞作鳳雛行勗之諸人皆坐黨誅死孝孺主應天鄉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將上之以病爲家人所沮及聞孝孺死遂嘔血卒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斷事諸司表賀成祖登極當署名不肯投筆出

被逮次望江瞻拜鄉里曰得望我先人廬舍足矣自沉於江成祖旣殺孝孺以草詔屬侍讀樓璉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經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詩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謫外任終鎮安通判子寧英邁不羣十八年以貢士廷試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艱力行古禮服闋復官歷遷工部

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竝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未幾拜御史大夫燕師起李景隆北征屢敗召還子寧從朝中執數其罪請誅之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帝爲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竝不納燕師旣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廷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燕

王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子寧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變同妻沉劉家河死里人徐子權以進士爲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自經子寧善文章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名其堂曰浩然徵不知何許人嘗疏請削罪藩屬籍燕師入不屈并妻子俱死希賢松陽人亦坐奸黨被殺或曰去爲僧號雪菴和尚云

茅大芳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文洪武中爲淮南學官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爲言大

芳益奮激盡心輔導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之記建文元年遷副都御史燕師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辭意激烈聞者壯之周璿洪武末以天策衛知事建言擢左僉都御史燕王稱帝與大芳竝見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順童道壽俱論誅二孫死獄中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

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命改官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燕王卽位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贄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

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卽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
我耶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
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敬立朝慷慨美丰姿
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成祖嘗
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萬曆初用御史屠
叔方言表墓建祠同時戶部侍郎死者有郭任盧迴任
丹徒人一日定遠人廉慎有能建文初佐戶部飲食起
居俱在公署時方貶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
易成今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
舍其本而未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

氣旣竭姑息隨之將坐自困耳燕王聞而惡之兵起任
與同官盧迴主調兵食京師失守被禽不屈死之子經
亦論死少子戍廣西迴仙居人爽朗不拘細行喜飲酒
飲後輒高歌人謂迴狂及仕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拜戶
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台人祀之八忠
祠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賢明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
禦百戶因家焉迪倜儻有志操辟府學訓導爲郡草賀
萬壽表太祖異之久之以通經薦歷官侍講出爲山東
左參政多惠政丁內艱起復除雲南右布政使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蠻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建文
初徵爲禮部尚書時更修制度沿革損益迪議爲多會
以水旱詔百官集議迪請清刑獄招流民凡二十餘事
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數戰敗迪陳大計命
督運軍儲已聞變趨赴京師燕王卽帝位召迪責問抗
聲不屈命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於市旣死人於衣
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辭意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
歸葬妻管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八
歲爲怨家所訐成祖宥其死戍撫寧尋徙登州爲蓬萊
人洪熙初赦還鄉給田產成化中寧國知府涂觀建祠

祀迪弘治間裔孫鼎舉進士仕至應天府尹剛鯁有聲
黃魁不知何許人爲禮部侍郎有學行習典禮迪及侍
郎黃觀皆愛敬之燕兵入不屈死有巨敬者平涼人爲
御史改戶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稱與迪同不屈死夷
其族

景清本耿姓訛景真寧人倜儻尚大節讀書一過不忘
洪武中進士授編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命署左僉
都御史以奏疏字誤懷印更改爲給事中所劾下詔獄
尋宥之詔巡察川陝私茶除金華知府建文初爲北平
參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再遷御史大夫燕師

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孝孺等同殉國至是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讎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初金川門之啟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成祖被殺屍植立不仆楹襄垣人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太祖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題壁詩奇之立召見帳前洪武四年郡舉秀才入見帝曰此書生故題詩鄱陽廟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遷

經歷建文初選右補闕尋進大理寺少卿燕師起與齊黃輩晝夜畫軍事京師陷召閏不屈與子傳道俱死幼子傳慶戍邊四歲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爨灰汚面洪熙初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競遺以錢穀曰此忠臣女也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監察御史建文時戮力兵事成祖聞其名與閏同召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工文辭用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建文時燕兵起度悉心贊畫及王師屢敗

度奏請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勞軍徐州還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燕王稱帝坐方黨謫戍賀縣又坐語不遜族度有智計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等功讒間之度亦見疎論者以其用有未盡惜之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累官侍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文學然旣列禁近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監察御史建文時改左拾遺燕王入召見不屈死之德彝死時兄弟竝從京師嫂項家居

聞變度禍且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擄掠終無一言戴族獲全時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又董鏞不知何許人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戰鏞輒露章劾之城破被殺家戍極邊而給事中死者則有陳繼之韓永葉福三人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時江南僧道多腴田繼之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兵事亟數條奏機宜燕兵入不屈見殺父母兄弟悉戍邊永西安人或曰浮山貌魁梧音

吐洪亮每慷慨論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辭不屈死福
侯官人繼之同年生燕兵至守金川門城陷死之
贊曰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
禦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
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
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
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鐵鉉

暴昭侯泰

陳性善

陳植剛王彬

張昺

謝貴誠彭二
葛誠余逢辰

宋忠

余瑱馬宣
朱會濬
石卜萬

瞿能

莊得楚智
王指揮皂旂張

張倫

陳質

顏伯瑋

唐子清黃謙
鄭恕鄭華
鄭華向朴

日身卷一百四十二
友傳一
王省

姚善錢芹

陳彥回張彥方

鐵鉉鄧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爲山東參政李景隆之北伐也鉉督餉無乏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走德州城戍皆望風潰鉉與參軍高巍感奮涕泣自臨邑趨濟南偕盛庸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鉉德州陷燕兵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景隆復大敗南奔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燕兵隄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皆懽呼鉉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旣而失約王未入城板驟下王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凡三閱月卒固守不能下當是時平安統兵二十萬將復德州以絕燕餉道燕王懼解圍北歸燕王自起兵以來攻真定二日不下卽舍去獨以得濟南斷南北道卽畫疆守金陵不難圖故乘大破景隆之銳盡力以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封其三世鉉入謝賜宴凡所建白皆採納擢山東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以盛庸代景

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皆懽呼鉉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旣而失約王未入城板驟下王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凡三閱月卒固守不能下當是時平安統兵二十萬將復德州以絕燕餉道燕王懼解圍北歸燕王自起兵以來攻真定二日不下卽舍去獨以得濟南斷南北道卽畫疆守金陵不難圖故乘大破景隆之銳盡力以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封其三世鉉入謝賜宴凡所建白皆採納擢山東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以盛庸代景

隆爲平燕將軍命鉉參其軍務是年冬庸大敗燕王於東昌斬其大將張玉燕王奔還北平自燕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而王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比燕兵漸逼帝命遼東總兵官楊文將所部十萬與鉉合絕燕後文師至直沽爲燕將宋貴等所敗無一至濟南者四年四月燕軍南綴王師於小河鉉與諸將時有斬獲連戰至靈璧平安等師潰被禽旣而庸亦敗績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兵亦潰燕王卽皇帝位執之至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

三母薛竝安置海南宋參軍者逸其名燕兵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參軍說鉉直搗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後不知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進尚書耿介有峻節布衣麻履以清儉知名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得燕不法狀密以聞請預爲備燕兵起設北平布政司於真定昭以尚書掌司事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平安諸軍敗召歸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繼昭爲刑部尚書者侯泰字順懷南和人以薦舉起家建文初仕至尚書燕王舉兵力主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 三
抗禦之策嘗督餉於濟寧淮安京師不守行至高郵被
執下獄與弟敬祖子玘俱被殺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進士臚唱
過御前帝見其容止凝重屬日久之曰君子也授行人
司副遷翰林檢討性善工書嘗召入便殿繙錄誠意伯
劉基子璉所獻其父遺書帝威嚴見者多惴恐至惶汗
不成一字性善舉動安詳字畫端好帝大悅賜酒饌留
竟日出惠帝在東宮習知性善名及卽位擢爲禮部侍
郎薦起流人薛正言等數人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
籍亦以性善言起副都御史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

坐問治天下要道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
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旣僭
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輟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
爲動容燕師起改副都御史監諸軍靈璧戰敗與大理
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已悉縱還性善
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餘姚
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亦同死燕王入京師詔追戮性
善徙其家於邊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歷給事中建文
初爲大理右丞廉勤敏達以督軍被執縱歸慚憤裂冠
裳變姓名與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時以侍郎監軍者

有盧江陳植植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官吏部主事
建文二年官兵部右侍郎燕兵臨江植監戰江上慷慨
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義甚厲部將殺之以
降且邀賞燕王怒立誅部將具棺殮葬植白石山上燕
師之至江北也御史王彬巡按江淮駐揚州與鎮撫崇
剛嬰城堅守時盛庸兵旣敗人無固志守將王禮謀舉
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彬修守具晝夜不
懈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縛王
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動禮弟崇賂力士
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粹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燕
師彬與剛皆不屈死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剛
逸其里籍又兵部主事樊士信應城人守淮力拒燕兵
不勝死之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謝貴者
不知所自起歷官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廷臣議削
燕更置守臣乃以昺爲北平布政使貴爲都指揮使竝
受密命時燕王稱疾久不出二人知其必有變乃部署
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王昺庫吏李
友直預知其謀密以告王王遂得爲備建文元年七月
六日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

使者給昺貴入至端禮門爲伏兵所執俱不屈死燕將張玉朱能等帥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府會燕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初昺被殺喪得還靖難後出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葛誠不知所由進洪武末爲燕府長史嘗奉王命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甚昺貴等入問疾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及昺貴將圖王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內應事敗誠振俱被殺夷其族又伴讀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有學行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誓必死兵起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宋忠不知何許人洪武末爲錦衣衛指揮使有百戶以非罪論死忠疏救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遂宥百戶尋爲僉都御史劉觀所劾調鳳陽中衛指揮使三十年平羌將軍齊讓征西南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將軍楊文討之師旋復官錦衣建文元年以都督奉敕總邊兵三萬屯開平悉簡燕府護衛壯士

以從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關相犄角北平故有永清左右衛忠調其左屯彰德右屯順德以備燕及張昺謝貴謀執燕王忠亦帥兵趨北平未至而燕兵起居庸失守不得進退保懷來燕王度忠必爭居庸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時北平將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屬竝爲燕屠滅盍努力復讎報國恩燕王偵知之急令其家人張故旂幟爲前鋒呼父兄子弟相問勞將士咸喜曰我家固亡恙宋總兵欺我遂無鬪志忠倉卒布陣未成列燕王一麾渡河鼓譟進忠敗死之忠之守懷來也都指揮余瑱彭聚孫泰與俱及戰瑱被執不屈死泰中流矢血被甲裹創力鬪與聚俱沒於陣當是時諸將校爲燕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惜姓名多不傳

馬宣亦不知何許人官都指揮使宋忠之趨居庸宣亦自薊州帥師赴北平聞變走還燕王旣克懷來旋師欲南下張玉進曰薊州外接大寧多騎士不取恐爲後患會宣發兵將攻北平與燕兵戰公樂驛敗歸與鎮撫會濬城守玉等往攻之宣出戰被禽罵不絕口與濬俱死燕兵之襲大寧也守將都指揮卜萬與都督劉真陳亨帥兵扼松亭關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燕行反間貽萬

書盛稱萬極詆亨厚賞所獲大寧卒緘書衣中俾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亦縱去而不與賞不得賞者發其事真亨搜卒衣得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萬忠勇而死於間論者惜之及大寧陷指揮使朱鑑力戰不屈死寧府左長史石撰者平定人以學行稱燕王舉兵撰輒爲守禦計每以臣節諷寧王王亦心敬之及城陷憤詈不屈支解死

瞿能合肥人父通洪武中累官都督僉事能嗣官以四川都指揮使從藍玉出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以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破之雙狼寨燕師起從李

景隆北征攻北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敗已又從景隆進駐白溝河與燕師戰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日暝各收軍明日復戰燕王幾爲所及王急佯招後軍以疑之得脫去薄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諸將俞通淵滕聚復帥衆來會會旋風起王突入馳擊能父子死於陣通淵聚俱死精兵萬餘竝沒南軍由是不振時與北兵戰死者有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得故隸宋忠懷來之敗一軍獨全後從盛庸戰夾河斬燕將譚淵已而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 八
燕王以驍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智嘗從馮勝藍玉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及討燕帥兵從景隆戰輒奮勇北人望旂幟股栗至是馬陷被執死皂旗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驅軍中呼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仆又王指揮者臨淮人常騎小馬軍中呼小馬王戰白溝河被重創脫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二人死尤異云又中牟楊本初爲太學生通禽遁術應募授錦衣鎮撫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尋劾景隆喪師辱國遂以孤軍獨出被禽繫北平獄後被殺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使也勇悍負氣喜觀古忠義事馬宣自薊州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帥所部南奔結盟報國從李景隆盛庸戰皆有功燕王卽帝位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京師陷武臣皆降附從容就義者倫一人而已又陳質者以參將守大同進中軍都督同知助宋忠保懷來忠敗退守大同代王欲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及燕兵攻大同不下蔚州廣昌附於燕質復取之成祖卽位以質劫制代王剽掠已附誅死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國公真卿後建文元

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李景隆屯德州沛人終歲輓
運伯瑋善規畫得不困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乃集民
兵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其兵益山東所存疲
弱不任戰燕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
急援不至遂命其弟珏子有爲還家侍父題詩公署壁
上誓必死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
堂南向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其側
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
願隨顏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
又向朴慈谿人力學養親洪武末以人才召見知獻縣

縣無城郭燕將譚淵至朴集民兵與戰被執懷印死鄭
恕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當配
亦死之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東平吏目燕兵至州長
貳盡棄城走華謂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若年少何蕭泣
曰君不負國妾敢負君華曰足矣帥吏民憑城固守城
破力戰不屈死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舉至京詔免會試
命吏部授官省言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太祖親試
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授浮梁教諭凡三
爲教官最後得濟陽燕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

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主簿周岐鳳聞燕兵至濟陽知父必死三遣人往訪得遺骸歸葬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縣丞同知廬州重慶二府三十年遷蘇州知府初太祖以吳俗奢僭欲重繩以法黠者更持短長相攻訐善爲政持大體不爲苛細訟遂衰息吳中大治好折節下士敬禮隱士王賓韓奕俞貞木錢芹輩以月朔會學宮迎芹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非今所急也善悚然起問芹乃

授以一冊視之皆守禦策時燕兵已南下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民兵爲備薦芹於朝署行軍斷事善尋至京師會朝廷以燕王上書貶齊泰黃子澄於外善言不當貶遂復召二人建文四年詔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勤王兵未集燕王已入京師時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起兵善謝曰公朝臣當行收兵圖興復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爲麾下許千戶者縛以獻不屈死年四十三子節等四人俱戍配芹字繼忠少好奇節元末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至大漠還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樂道以善薦起從

李景隆北行遣人奏事道病將卒猶條上兵事年七十
三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爲歸安縣丞被誣論死
彥回謫戍雲南家人從者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
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
人知縣黃積良冒黃姓久之以閬中教諭嚴德政薦授
保寧訓導考滿至京召見以爲平江知縣逾年太祖崩
彥回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徽州知府建文元
年以循良受上賞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走京師乞留彥
回衰經赴闕自陳乞復姓當彥回之戍雲南也其弟彥

困亦戍遼東至是詔除彥回籍連乞終喪不許葬郭徽
城北十里北山之陽時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
山嘗對百姓泣曰吾罪人也向亡命冒他姓以祖母存
恐陳首獲罪隱忍二十年今祖母沒宜自請死上特宥
我終當死報國耳燕兵逼京師彥回糾義勇赴援已而
被禽械至京死之張彥方龍泉人初爲給事中以便養
乞改永平知縣應詔勤王帥所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
平斬之梟其首譙樓當暑月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
人竊葬之清白堂後同時以勤王死者有松江同知死
尤烈云同知姓名不可考或曰周繼瑜也勤王詔下榜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斥靖難兵乖恩悖道械至京磔於市

贊曰燕師之南嚮也連敗二大將其鋒蓋不可當鐵鉉以書生竭力抗禦於齊魯之間屢挫燕衆設與耿李易地而處天下事固未可知矣張昺謝貴葛誠圖燕於肘腋而事不就宋忠馬宣東西繼敗瞿能諸將垂勝戰亡燕兵卒得長驅南下而姚善陳彥回之屬欲以郡邑之甲奮拒於大勢已去之後此黃鉞所謂兵至江南禦之無及者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 良

高遜志

廖 昇

魏龔

冕泰

鄒

瑾

周是修

程本立

黃 觀

王叔英

林英

黃 鉞

曾鳳韶

王 良

陳思賢

龍溪六生 台温二樵

程 通

黃希范 黃彥清

葉惠仲 蔡運

石允常

高 巍

韓郁

高賢寧

王 璉

周 縉

牛景先 程 濟等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進士對策第一貌寢易以胡靖卽胡廣也良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竝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設文史館居之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數上書言時務燕兵薄京城良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解縉吳溥與良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

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平須臾良舍哭飲鳩死矣縉馳謁成祖甚喜明日薦靖召至叩頭謝貫亦迎附後成祖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歎曰吾愧王敬止矣有高遜志者良座主也蕭縣人寓嘉興幼嗜學師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徵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二十一
修元史入翰林累遷試吏部侍郎以事謫胸山建文初
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士自艮外胡靖吳
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皆爲名臣燕師入存
歿無可考

廖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
紳相友善洪武末由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
太祖實錄董倫王景爲總裁官昇與高遜志爲副總裁
官李貫王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爲纂修官皆
一時選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
與家人訣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其後陳瑛奏諸

臣逆天命效死建文君請行追戮亦首及昇云時爲瑛
追論者有魏冕等冕官御史燕兵犯闕都督徐增壽徘徊
殿廷有異志冕率同官毆之與大理丞鄒瑾大呼請
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有勸冕降者厲聲叱之遂自殺
瑾亦死瑾冕皆永豐人其同里鄒朴官秦府長史聞瑾
死憤甚不食卒或曰卽瑾子也又都給事中龔泰義烏
人由鄉薦起家燕王入金川門泰被縛以非奸黨釋不
殺自投城下死泰嘗遊學宮狂人擠之溺池中幾死弗
校人服其量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爲霍邱訓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 三十三
導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藩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京城失守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卽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

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援筆立就而雅贍條達初與士奇縉靖及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是修竟行其志云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頤之後父德剛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悅戢其部衆欲奏官之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嘗謂之曰學者爭務科舉以窮經爲名而無實學子質近厚當志聖賢之學本立益自力聞

金華朱克修得朱熹之傳於許謙往從之遊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賜楮幣鞍馬母憂去官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開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日留家大梁攜一僕之任土酋施可伐煽百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禍福諸酋咸附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知本立賢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山行野宿往來綏輯凡九年民夷安業三十一年奏計京師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薦之徵入翰林預修太祖實錄遷右僉都御史俸入外不通餽遺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貶官仍留纂修實錄成出爲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自縊死

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父贅許從許姓受學於元待制黃昇昇死節觀益自勵洪武中貢入太學繪父母墓爲圖瞻拜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累官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姓建文初更官制左右侍中次尚書改觀右侍中與方孝孺等竝親用燕王舉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四年奏召募兵上遊且督諸郡兵赴援至安慶燕王已渡江入京師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在第六旣而索國寶不

知所在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酒肴翁氏悉與之持去急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覓葬之江上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觀弟覲先匿其幼子逃他處或云覲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黃氏有後於貴池初觀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像僧舁至庵中翁氏見夢曰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今尚存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証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

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問自
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
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
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
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
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已矣未有
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
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
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

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
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
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鄴信
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
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
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
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
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
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
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

不能用其言也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
無濟再拜自經妻宋氏下獄亦自經死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少好學家有田在葛澤陂鉞父令
督耕其中鉞從友人家借書竊讀不廢縣舉賢良授宜
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賜進士授刑科給
事中三年丁父憂方孝孺弔之屏人問曰燕兵日南蘇
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
教我鉞曰三府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
盜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心不
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仁有餘

而禦下寬恐不足定亂且國家大勢當守上游兵至江
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
對哭誓死國鉞至家依父殯以居燕兵至江上善受詔
統兵勤王以書招鉞鉞知事不濟辭以營塋畢乃赴旣
而童俊果以鎮江降燕鉞聞國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戶
科左給事中召半途自投於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
坐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嘗爲監察御
史燕王稱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
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
書登進士第仕宦至錦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

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
卽以此殮遂自殺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末累官僉都御史坐緩其僚
友獄貶刑部郎中建文中歷遷刑部左侍郎議減燕府
人罪不稱旨出爲浙江按察使燕王卽位頗德之遣使
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之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於私第
將自殺未卽決妻問故曰吾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妻曰君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
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殮妻畢以子付友人家遂積薪
自焚印俱毀成祖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不可毀毀印良
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勗諸
生每部使者涖漳參謁時必請曰聖躬安否燕王登極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詔率其徒
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卽明倫
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
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思
賢以六生侑食又台州有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
聞燕王卽帝位慟哭投東湖死而溫州樂清亦有樵夫
聞京師陷其鄉人卓侍郎敬死號慟投於水二樵皆逸

其名

程通績溪人嘗上書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詞甚哀竟獲請已授遼府紀善燕師起從王泛海歸京師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永樂初從王徙荊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於獄家屬戍邊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論死籍其家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竝有文名以知縣徵修太祖實錄遷知南昌府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事族誅黃彥清歛人官國子博士以名節自勵坐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誅死蔡運南康人歷官四川參政勁直不諧於俗罷歸復起知賓州

有惠政永樂初亦追論奸黨死石允常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後追錄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高巍遼州人尚氣節能文章母蕭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無少懈母死蔬食廬墓三年洪武中旌孝行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又條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尋以決事不稱旨當罪減死戍貴州關索嶺特許弟姪代役曰旌孝子也及惠帝卽位上疏乞歸田里未幾遼州

知州王欽應詔辟魏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時政用事者方議削諸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宥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

書奏帝領之已而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休兵歸藩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燕王殿下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於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輳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奸雄無賴乘隙奮擊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

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尚不能出葭爾一隅地且大王所統將士討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况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於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灑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稅駕也况大喪未終毒興

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以無愧矣書數上皆不報已而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至臨邑遇參政鐵鉉相持痛哭奔濟南誓死拒守屢敗燕兵及京城破巍自經死驛舍郁疏畧曰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乃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既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

悔無及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燕師渡江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

高賢寧濟陽儒學生嘗受學于教諭王省以節義相砥礪建文中貢入太學燕兵破德州圍濟南賢寧適在圍中不及赴是時燕兵勢甚張黃子澄等謀遣使議和以怠之尚寶司丞李得成者慷慨請行見燕王城下王不聽圍益急叅政鐵鉉等百計禦之王射書城中諭降賢

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悅其言爲緩攻相持兩月卒潰去燕王卽位後賢寧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寧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劣行被黜生也素與賢寧善勸就職賢寧曰君爲學校所棄故應爾我食廩有年義不可且嘗辱王先生之教矣綱爲言於帝竟得歸年九十七卒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爲教授坐事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夜四鼓卽秉燭讀書聲徹署外間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怠毀境內淫祠三皇祠亦在毀中或以爲疑璉

曰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瀆惟天子得祭三皇於士庶人無預毀之何疑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璉謂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燕師臨江璉造舟艦謀勤王爲衛卒縛至京成祖問造舟何爲對曰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帝亦不罪放還里以壽終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攝令事成祖舉兵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獨爲守禦計已度不可爲懷印南奔道聞母卒歸終喪燕兵已迫糾義旅勤王聞京師不守乃走匿吏部言前北平所屬州

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俱棄職逃亡宜
寘諸法詔令入粟贖罪遣戍興州有司遂捕緝械送戍
所居數歲子代還年八十而沒朱寧等皆無考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官御史金川門開易服宵遁卒於
杭州僧寺已而窮治齊黃黨籍其家燕兵之入一夕朝
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
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程濟朝邑人有道
術洪武末官岳池教諭惠帝卽位濟上書言某月日北
方兵起帝謂非所宜言逮至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
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釋之改

官編修叅北征軍淮上敗召還或曰徐州之捷諸將樹
碑紀功濟一夜往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
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錄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
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
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帝亦爲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
終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
市中已至河西爲傭於莊浪魯氏取直買羊裘而以故
葛衣覆其上破縷縷不肯棄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
其哭聲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南山避之或
問京朝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

人屬曰我死勿殮西北風起火我勿埋我骨魯家從其
言補鍋匠者常往來夔州重慶間業補鍋凡數年川中
人多識之一日於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
共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別去其人卽馮翁也
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給衣食能爲古詩詩後題馬二
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後二人皆不知所終又會稽有
二隱者一雲門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賦詩歸卽焚
之樵每於溪沙上以荻畫字已輒亂其沙人有疑之者
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之詞也時又有玉山樵
者居金華之東山麻衣戴笠終身不易嘗爲王姓者題

詩曰宗人故疑其王姓云雪庵和尚人疑其爲葉希賢
見練子寧傳其後數十年松陽王詔游治平寺於轉輪
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
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
人同族同仕於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爲僧良玉官
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爲舟師死於
水中節好老子太元經爲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
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
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
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考與梁中節相約棄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 二十六
官爲道士餘十一人竝失其姓名縉雲鄭僖紀其事爲忠賢奇秘錄傳於世及萬曆時江南又有致身錄云得之茅山道書中建文時侍書吳江史仲彬所述紀帝出亡後事甚具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皆從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諸姓名而雪庵和尚補鍋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時士大夫皆信之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欲爲請謚立祠然考仲彬實未嘗爲侍書錄蓋晚出附會不足信

贊曰靖難之役朝臣多捐軀徇國若王良以下諸人之從容就節非大義素明者不能也高巍一介布衣慷慨上書請歸藩服其持論甚偉又能超然遠引晦跡自全可稱奇士若夫行遜諸賢雖其姓字雜出於諸家傳紀未足徵信而忠義奇節人多樂道之者傳曰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亦足以扶植綱常使懦夫有立志也

封歷城侯祿千石尋命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叅將進鉉兵部尚書叅贊軍務時吳傑平安守定州庸駐德州徐凱屯滄州爲犄角是冬燕兵襲滄州破擒凱掠其輜重進薄濟寧庸引兵屯東昌以邀之背城而陣燕王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帥番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衆大將張玉死於陣王獨以百騎殿退至館陶庸檄吳傑平安自真定遮燕歸路明年正月傑平安戰深州不利燕師始得歸是役也燕精銳喪失幾盡庸軍聲

大振帝爲享廟告捷三月燕兵復南出保定庸營夾河王將輕騎來覘掠陣而過庸遣千騎追之爲燕兵射却及戰庸軍列盾以進王令步卒先攻騎兵乘間馳入庸麾軍力戰斬其將譚淵而朱能張武等帥衆殊死鬪王以勁騎貫陣與能合庸部驍將莊得皂旗張等俱戰死是日燕軍幾敗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皆疲將士各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燕兵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還德州自是氣沮己而燕將李遠焚糧艘於沛縣庸軍遂乏餉明年靈璧戰敗平安等被執庸獨引軍而南列戰艦

淮南岸燕將邱福等潛濟出庸後庸不能支退爲守江計燕兵渡淮由盱眙陷揚州庸禦戰于六合及浦子口皆失利都督陳瑄帥舟師降燕燕兵遂渡江庸倉卒聚海艘出高資港迎戰復敗軍益潰散成祖入京師庸以餘衆降卽命守淮安尋賜敕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于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無何千戶王欽訐庸罪狀立進欽指揮同知於是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有異圖庸自殺

平安滁人小字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兵官濟寧衛指揮僉事從常遇春下元都戰沒安初爲太祖養子驍勇善戰力舉數百斤襲父職遷密雲指揮使進右軍都督僉事建文元年伐燕安以列將從征及李景隆代將用安爲先鋒燕王將渡白溝河安伏萬騎河側邀之燕王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不能挫安時南軍六十萬列陣河上王帥將士馳入陣戰至暝互有殺傷及夜深乃各斂軍燕王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安擊敗燕將房寬陳亨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馬創矢竭劍折不可擊走登堤佯舉鞭招後騎以疑敵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三十三
會高煦救至乃得免當是時諸將中安戰最力王幾爲安槩所及已而敗語詳成祖紀燕兵圍濟南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圍乃解安與吳傑進屯定州明年燕敗盛庸於夾河迴軍與安戰單家橋安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薛祿無何逸去再戰滹沱河又破之安於陣中縛木爲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強弩射燕軍死者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陷敵中安遂敗走真定燕王與南軍數大戰每親身陷陣所向皆靡惟安與庸二軍屢挫之滹沱之戰矢集王旗如蝟毛王使

人送旗北平諭世子謹藏以示後世顧成已先被執在燕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陣未嘗見若此也踰月燕師出大名安與庸及吳傑等分兵擾其餉道燕王患之遣指揮武勝上書於朝請撤安等息兵爲緩師計帝不許燕王亦決計南下遣李遠等潛走沛縣焚糧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諭降林縣時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直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軍燕王懼遣劉江等馳還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安自真定餉之八月燕兵北歸安及燕將李彬戰於楊村敗之四

年燕兵復南下破蕭縣安引軍躡其後至泚河燕將白
義王真劉江迎敵安轉戰斬真真驍將燕王嘗曰諸將
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爲安所殺燕王乃身自迎
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馬忽蹶被禽安
稍引却已復進至小河張左右翼擊燕軍斬其將陳文
已復移軍齊眉山與諸將列陣大戰自午至酉又敗之
燕諸將謀北還圖後舉王不聽尋何福軍亦至與安合
燕軍益大懼王晝夜擐甲者數日福欲持久老燕師移
營靈壁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安
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騎遮安軍分爲二福開壁來援爲

高煦所敗諸將謀移軍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卽
走翌日燕軍猝薄壘發三礮軍中誤以爲已號爭趨門
遂大亂燕兵乘之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陳
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文臣宦官在軍
被執者又百五十餘人時四月辛巳也安久駐真定屢
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嬰其鋒至是被禽軍中
歡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安燕王惜其材
勇選銳卒衛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資等善視之王卽帝
位以安爲北平都指揮使尋進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
七年三月帝巡北京將至覽章奏見安名謂左右曰平

保兒尚在耶安聞之遂自殺命以指揮使祿給其子何福鳳陽人洪武初累功爲金吾後衛指揮同知從傅友德征雲南擢都督僉事又從藍玉出塞至捕魚兒海二十一年江陰侯吳高帥迤北降人南征抵沅江衆叛由思州出荆樊道渭河欲遁歸沙漠明年正月福與都督聶緯追擊及諸鄜延盡殲之移兵討平都勻蠻俘斬萬計二十四年拜平羌將軍討越州叛蠻阿資破降之擇地立柵處其衆置寧越堡遂平九名九姓諸蠻尋與都督茅鼎會兵徇五開未行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殺吏士福令畢節諸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

擣其巢禽叛酋戮之分兵盡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三十年三月水西蠻居宗必登等作亂會顧成討平之其冬拜征虜左將軍副西平侯沐春討麓州叛蠻刀幹孟明年福與都督瞿能踰高良公山擣南甸禽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不下春以銳軍至賊驚潰幹孟懼乞降已而春卒賊復懷貳是時太祖已崩惠帝初卽位拜福征虜將軍福遂破禽刀幹孟降其衆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地悉定建文元年還京師論功進都督同知練兵德州進左都督與盛庸平安會兵伐燕戰淮北不利奔還成祖卽位以

福宿將知兵推誠用之聘其甥女徐氏爲趙王妃尋命
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寧夏節制山陝河南諸軍
福至鎮宣布德意招徠遠人塞外諸部降者相踵邊陲
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計會有讒之
者帝不聽降敕褒慰永樂四年八月移鎮甘肅福馭軍
嚴下多不便者帝間使使戒福善自衛毋爲小人所中
六年福請遣京師蕃將將迤北降人帝報曰爾久總蕃
漢兵恐勢衆致讒耳爾老將朕推誠倚重毋顧慮尋請
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別爲羣置官給印專領之于是馬
大蕃息永昌苑牧馬自此始明年本雅失里糾阿魯台

將入寇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
詔福嚴兵爲備迤北王子國公司徒以下十餘人帥所
部駐亦集乃乞內附福以聞帝令庶子楊榮往佐福經
理其衆悉降福親至亦集乃鎮撫之送其酋長於京師
帝嘉福功命榮卽軍中封福爲寧遠侯祿千石且詔福
軍中事先行後聞八年帝北征召福從出塞初帝以福
有才畧寵任踰諸將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決在鎮
嘗請取西平侯家鞏昌蓄馬以充孳牧帝報曰皇考時
貴近家多許養馬以示共享富貴之意爾所奏固爲國
矣然非待勲戚之道不聽其餘有請輒行委寄甚重及

從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師還都御史陳瑛復劾之福懼自縊死爵除而趙王妃亦尋廢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業操舟往來江淮間遂家江都成少魁岸膂力絕人善馬槊文其身以自異太祖渡江來歸以勇選爲帳前親兵擎蓋出入嘗從上出舟膠於沙成負舟而行從攻鎮江與勇士十人轉鬪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克之授百戶大小數十戰皆有功進堅城衛指揮僉事從伐蜀攻羅江禽元帥以下二十餘人進降漢州蜀

平改成都後衛洪武六年擒重慶妖賊王元保八年調守貴州時羣蠻叛服不常成連歲出兵悉平之已從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爲前鋒首克普定留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手殺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進指揮使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十餘寨明年奏罷普定府析其地爲三州六長官司進貴州都指揮同知有告其受賕及僭用玉器等物者以久勞不問二十九年遷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印會何福討水西蠻斬

其酋居宗必登明年西堡滄浪諸塞蠻亂成遣指揮陸秉與其子統分道討平之成在貴州凡十餘年討平諸苗洞寨以百數皆誅其渠魁撫綏餘衆恩信大布蠻人帖服是年二月召還京建文元年爲左軍都督從耿炳文禦燕師戰真定被執燕王解其縛曰此天以爾授我也送北平輔世子居守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聽於成燕王卽位論功封鎮遠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命仍鎮貴州永樂元年上書請嚴備西北諸邊及早建東宮帝褒答之六年三月召至京賜金帛遣還思州宣慰使田琛與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構兵詔成以兵五萬壓其

境琛等就禽於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縣遂設貴州布政司其年八月臺羅苗普亮等作亂詔成帥二都司三衛兵討平之成性忠謹涉獵書史始居北平多效謀畫然終不肯將兵賜兵器亦不受再鎮貴州屢平播州都勻諸叛蠻威鎮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其被召至京也命輔太子監國成頓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賢輔導之事非愚臣所及請歸備蠻時羣小謀奪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辭文華殿因曰殿下但當竭誠孝敬孳孳恤民萬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十二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五贈夏國公諡武毅八子長統普定衛指揮以成降燕被

誅統子興祖嗣侯仁宗卽位廣西蠻叛詔興祖爲總兵官討之先後討平潯州平樂思恩宜山諸苗降附甚衆宣德中交趾黎利復叛陷隘留關圍邱溫時興祖在南寧坐擁兵不援徵下錦衣衛獄踰年得釋正統末從北征自土木脫歸論死也先逼都城復冠帶充副總兵禦敵於城外授都督同知守備紫荆關景泰三年坐受賄復下獄尋釋以立東宮恩予伯爵天順初復侯守備南京卒孫淳嗣卒無子從弟溥嗣掌五軍右掖弘治二年拜平蠻將軍鎮湖廣始至捕斬苗中首惡五年十月貴州都勻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順王梗滇蜀道詔溥充

總兵官帥兵八萬討之分五路刻期竝進誅富架父子斬首萬計加太子太保增祿二百石召入提督團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十八年卒謚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出布帛以斂子仕隆嗣管神機營左哨得士心正德初出爲漕運總兵數請恤軍卒鎮淮安十餘年以清白聞武宗南巡江彬橫甚折辱諸大吏惟仕隆不爲屈嘉靖初移鎮湖廣尋召還論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掌中軍都督府事錦衣千戶王邦奇者怨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尚書彭澤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兩人帝怒逮繫廷和諸子壻給事中楊言疏救忤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一
旨事下五府九卿科道議仕隆言廷和功在社稷邦奇
小人假邊事惑聖聽傷國體有詔切責移病解營務卒
贈太傅諡榮靖子寰嗣守備南京奉詔讞獄多所平反
十七年爲漕運總兵官明年獻皇后梓宮赴承天漕舟
以避梓宮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寰請被災地
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又條上漕政七事竝施
行諸爲漕蠹者病之遂布蜚語爲給事中王交所劾已
按驗不實再鎮淮安會安南事起移鎮兩廣莫宏濙者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子也福海死宏濙幼其權臣阮敬
與族人莫正中構兵國內亂正中逃入欽州時有議乘

釁取安南者寰與提督侍郎周延決策請于朝令宏濙
襲都統使安南遂定三十年事也尋以兵討平桂林平
樂叛徭復命鎮淮有禦倭功入總京營加太子太保復
出督漕召還請老隆慶五年特起授京營總督尋乞休
神宗嗣位起掌左府久之致仕加少保萬曆十年卒贈
太傅諡榮僖自溥至寰三世皆寬和廉靖內行飭謹曉
文藝仕隆寰兩世督漕皆勤於職三傳至孫肇跡京師
陷死於賊

贊曰東昌小河之戰盛庸平安屢挫燕師斬其驍將厥
功甚壯及至兵敗被執不克引義自裁隱忍偷生視鐵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十二
鉉暴昭輩能無愧乎何福顧成皆太祖時宿將著功邊
徼而一遇燕兵或引却南奔或身遭俘馘成祖棄瑕錄
舊均列茅土亦云幸矣福固不以功名終而成之延及
苗裔榮不勝辱亦奚足取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終

